

唐诗

主编 徐培均
执行主编 陈金生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李白

吟 诵

汉

语

大

词

典

出

版

社

从《琵琶行》的音乐朗诵 说起(代序)

孙道临

1996年春,香港的陈仁济先生给我打来长途电话,代表香港中乐团邀我参加他们同年11月份的音乐会,朗诵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并说,他们的设想在于“音乐和朗诵”。随即请上海民族乐团艺术总监顾冠仁先生为这首诗写出可以独立成篇的乐曲,在我朗诵时由香港中乐团同时演奏。因之,这不是一般的“配乐朗诵”,应称之为“音乐和朗诵”,务求音乐和朗诵融成一体,共同传递诗作的情感、意境和内涵。

我记得,在五十年代,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曾邀我录制一首有关台湾的诗,为了加强朗诵的效果,曾请在美影厂工作的作曲家吴应炬先生专门为此写了一首钢琴曲,在我朗诵时就由他同时演奏。



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这样做过了。经常是先录了朗诵内容,再由人配上现成的音乐的。以前那首关于台湾的诗较短,现在,为《琵琶行》这首八十余行长诗的朗诵写一首供八十余人的乐队演奏的交响乐章,可以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特别是,到香港去用这样的形式演出这样的传统力作,更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很快,顾冠仁先生来到我家,饶有兴趣地和我一起开始了我们的准备工作。我给他朗诵了全部诗篇,他把它录了下来。在我们对诗篇的结构、风格及主题作了简要的讨论之后,顾先生就回去开始着手音乐的创作了。在乐稿初步完成后,顾先生还仔细地给我吟唱了音乐的主旋律,介绍了他的构想,然后寄往香港中乐团。乐团不久便把他们演奏的录音带寄给我们。我试着一面听音乐一面朗诵,感到乐曲有些段落太长,使我不得不在有些地方停下来,等待乐曲的发展。我担心这样会使诗句和诗义的连贯性受到影响。顾先生听了我的试读后,也有同感。他认为这可能是乐队演奏

时节奏处理的问题,为此,他又把盒带寄回香港,请中乐团再度录音。

经过这样的反复之后,我感到朗诵和音乐虽然不能完全严丝合缝,但已经是大体契合了,经过朗诵者的努力,可以使两者更好地协调起来了。其办法是:一、朗诵时的节奏可以和音乐更好地配合,使两者协调一致;二、有些仍感到需要等待音乐的地方,正好可以用来对某些诗句或段落进行重复诵读以加强诗的段落感,深化诗意,渲染感情。例如,起首第六句的“别时茫茫江浸月”朗诵完后,音乐中的琵琶声尚未起奏,我正可叹息一声,把这句中最后三个字——“江浸月”再重复一次。这样,不但段落感较清晰了,而且也重描了此时的情景和诗人的感喟,为琵琶声的出现作了铺垫。又如“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两句,是诗人对人生的深沉体验,也是他人道主义精神的强烈体现。同时,全诗到这里,也正是诗人听了琵琶女演奏,不禁引发自己深藏在内心的苍凉身世之感的地方。这时,正好音乐转入激烈的

合奏的强音,我也正好可以提高声调,用强烈的高音重复这两个诗句,既充分抒发出诗人内心的积郁,又可以使全诗更有力地转入下面诗人自抒胸臆的段落。类似以上的做法还有多处,不再赘述了。

经过这样的磨合过程,11月份到了香港,又和指挥胡炳旭先生以及全体乐队演奏员一起排练了四次,才面向观众,演出了两场。观众的热情反应增强了我的信心。在《琵琶行》出演之后,我和顾冠仁先生又合作了杜甫《兵车行》的音乐朗诵。通过这两次合作和前后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演出,在与不同指挥的合作中,我深深感到,搞音乐朗诵,需要以下的条件:

其一,朗诵者和作曲家以及演奏者之间需要一个认真的相互磨合的过程。他们之间并不存在“以谁为主”的问题,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共同发掘诗篇的内涵,尽可能生动深刻地表达诗篇的思想感情、意境和风格。

其二,在磨合的过程中,既要保持双方的独创



性,还要努力从对方的创作中寻找可以更好地发掘诗篇内涵的契机,更好地相互适应。所谓“适应”,不是消极的相互抵消,而是为了使诗篇衍生出任何一个单方面所不能表现出来的特色。如前所述,作为朗诵者,我不能单方面地考虑自己的朗诵,要求像没有音乐合作时那样地处理朗诵的节奏和速度,而必须考虑音乐的结构、长度和力度,结合音乐的发展,找寻那些可以丰富诗篇表现力的契机。例如朗诵者出场的时机、某些诗句或段落的重复、停顿和沉默等,尽可能使朗诵和音乐获得相得益彰的效果。这样的效果和它所散发出的特殊魅力,应该说是单方面演出时所不可能达到的。毫无疑问,它是音乐和朗诵双方共同努力所获得的艺术效果。

其三,是否可以这样说,“音乐朗诵”是一种带有综合性的艺术、一个新的艺术品种。1999年春节,由国家文化部大力支持的北京音乐厅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获得了中央领导的热情赞扬和广大观众的喜爱,说明它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艺术

形式。我希望这种艺术形式能通过不断地实践、试验和研讨,为祖国的诗歌吟诵和吟唱活动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现在汉语大词典出版社推出三本唐宋诗词吟诵书,很符合广大青少年以及诗词爱好者的需要。江泽民同志在北京音乐厅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时,对我们全体演员说:“唐诗宋词,博大精深,意存高远。”他号召大家“学一点古典文学”。这不仅是对我们全体演职人员的热烈期望,也是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对青少年的热情教导。当时我们在北京配乐朗诵的唐宋名篇,由于时间限制,只有几十篇,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中国古典文学源远流长,名篇迭出,佳作如林,是我们精神文明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取精用宏,尽可能地把名篇佳作选出来,加以注释、解说,并提供读者吟诵的最佳方法。我在这里谈了《琵琶行》配乐朗诵的体会,意在通过解剖一只麻雀,谈谈自己对从事音乐朗诵的心得。古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

意思是多吟多读多实践。实践多了,当可逐步提高吟诵的技巧。

我深深感到,诗歌,不再只是深藏于人们心底的孤独的潜流,她还应该插上声音的翅膀,飞向读者,引起交叉共鸣的回响。她通过吟唱和朗诵,沟通千万人的心灵,培养高尚的情操,美好的理想,溶入我们伟大民族的感情巨流之中。

让我们这个有着数千年辉煌诗歌传统的国家永远放射出美好的诗的光辉!



前 言

为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1999年2月20日,国家文化部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了“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孙道临等著名艺术家相继登台,在优美的管弦乐曲伴奏下,朗诵了李白、杜甫、白居易、柳永、苏轼、岳飞、李清照等著名诗人的名篇佳作,其中还穿插了北京几所小学的童声朗诵,豪丝哀竹,金声玉振,汇成了一个诗词与音乐交织的海洋,让人陶醉,让人赞叹。

演出期间,江泽民同志亲切地会见了演创人员,他指出:中国的古典诗词博大精深,有很多传世佳作,它们内涵深刻,意存高远,也包含很多哲理。学一点古典诗文,有利于陶冶情操,加强修养,丰富思想,用朗诵加上音乐诠释的形式表现古典诗文,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古典诗文的了解,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一精彩的讲话,对古典诗文的学习和推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后,在全国各地城乡,特别是中小学中,掀起了学习和吟诵唐宋诗词的热潮。许多家长和老师出于对传统诗词的热爱,莫不希望孩子“读千古美文,做华夏赤子”。中小學生处在人生的成长时期,求知欲旺,记忆力强,让他们吟诵唐宋名篇,接受最快,印象最深,往往吟诵一篇,终身难忘。不仅对中小學生来说是如此,对每一个华夏儿女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因此,吟诵唐宋诗词是一项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重大工程。会一点诗词的人与对诗词茫然无知的人,在言谈举止、风度气质上,差异很大。这是我们在生活中随时都能感觉到的。

现在中小学课本中选用了不少唐宋诗词。在高考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唐宋诗词试题。如2000年高考试卷中就有以唐人王驾的《雨晴》和宋人赵师秀的《约客》为内容的题目,共占8分之多。若事前未读这两首诗,就很难作出理想的解

答。我们编写这本书时，特地参阅了教育部制定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特别是最近公布的小学生古诗词背诵篇目。目的之一，就是为同学们升学考试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当然并不仅限于此，一般诗词爱好者，也可从中学会吟诵，获得审美的愉悦。

在以往诗词选本中，大都只有注释和讲解，而没有谈到吟诵。中国有句古话：“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可见读和吟向来是互相结合的。诗词的音乐性和诗意美形成了独特的声音表现方式——吟诵。通过吟诵，在抑扬顿挫的旋律中，我们就可进入诗人的心灵世界。吟诵，古人叫吟咏，是中国传统的学习诗词的方法，也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一种学习诗词既方便又快捷的途径。

何谓吟诵？现在有多种解释，我们认为就是曼声长吟。杜甫说过“新诗改罢自长吟”，贾岛说过“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那是指创作过程中的吟诵。屈原的泽畔行吟，李商隐所说的“夜吟应



觉月光寒”，苏轼所说的“何妨吟啸且徐行”，大都指吟诵自己已经写成的诗或词。至于吟诵他人或古人的诗词，则应根据作品平仄音韵，把诗中的喜怒哀乐，感情的起伏变化，通过自己抑扬抗坠的声调表现出来。各人有各人的吟法，各种方言有各种方言的情味，可说是风调各异，奇彩纷陈。我们听许多老教授的吟诵，便有此种感觉。但不管怎样，吟诵时仄声要短促，平声要拖长。还要字正腔圆，有板有眼，如明人魏良辅在《曲律》中说：“曲有三绝：字清为一绝，腔纯为二绝，板正为三绝。”诗词的吟诵和吟唱也要注意这三点。有些人不明此理，把仄声字吟得很长，平声字反而很短，而且吐字不清，这就不符合传统诗词的格律了。

何谓朗诵？一般是指用普通话朗朗有声地读诗。孙道临先生在《我和朗诵》一文中说：“有人讥笑朗诵是‘大声说话’，我也不以为忤。”他还指出：“诗歌，不再只是深藏于人们心底的孤独的潜流，她还应该插上声音的翅膀，飞向读者，引起交叉共鸣的回响。”这是对“朗诵”一词最生动、最



确切的阐释。

至于吟唱，自然与朗诵有别，但与吟诵较为接近。吟诵时要有腔有调，吟唱不仅要有腔有调，还要有板有眼，有深厚的音乐旋律。唐诗当时是可以吟唱的，尤其是绝句，所以叫做“唐声诗”。据《唐才子传》记载，王之涣每有作品，就被乐工拿去谱曲。一天，与王昌龄、高适等人到旗亭（即酒楼）去比赛唱诗。一位伶人先唱了王昌龄的两首绝句，另一个唱了高适的一首绝句。王之涣不屑地说：“乐人所唱者皆下俚之词。”接着一位伶人先唱了“黄河远上白云间”一首，又唱了其他两首，都是王之涣的诗。这则“旗亭赌唱”的故事充分证明唐诗本来可唱。显然是王之涣得了冠军。后来词产生了，更富于音乐性。欧阳炯《花间集叙》有“声声而自合鸾歌”、“字字而偏谐凤律”的说法。歌女们在花间筵前手执拍板，唱词“侑觞”，就像今天酒店里的歌手唱流行歌曲。宋词豪放、婉约两派，也大多可唱，所以俞文豹《吹剑续录》说：“柳郎中（柳永）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

岸、晓风残月’；学士（指苏轼）词，须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叶梦得《避暑录话》更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可见宋代的唱词，非常风行。经过历史的沧桑，诗词的乐谱失传了，不复能唱。当今的吟唱，往往取资于昆曲，或者依诗词固有的声情，谱成乐曲，然后吟唱。东华大学黄慰平先生曾作了可贵的尝试，他的曲谱已制成唱片，有的还在电台播放。

总之，诗词可以吟诵、朗诵和吟唱。在现有条件下，朗诵较易，吟唱较难，吟诵较能体现原作的风味和情趣。基于以上看法，本书特列“吟诵要领”一项，可供读者参考。

本书由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策划，作者主要为中小学高级教师和优秀教师。他们在教学第一线，对学生的兴趣爱好、接受能力、理解水平知之甚深。因此他们对诗词的讲解，颇能切合学生的需要。此外，我们还请了一些专家——教授、研究员和文学博士参加撰稿。相信在各方面力量的配合下，本书能够达到相应的水平。然而由于时间

限制,书中还可能出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徐培均

2000 年秋于沪上岁寒居



目 录

从《琵琶行》的音乐朗诵说起(代序)·····	1
前言·····	1
骆宾王	
咏鹅·····	1
王 勃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4
贺知章	
咏柳·····	8
回乡偶书 ·····	12
陈子昂	
登幽州台歌 ·····	15
张若虚	
春江花月夜 ·····	18



张九龄

望月怀远	24
------------	----

王之涣

登鹳雀楼	28
凉州词	31

孟浩然

春晓	34
宿建德江	36
过故人庄	38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42

王 翰

凉州词	47
-----------	----

王 湾

次北固山下	50
-------------	----

王昌龄

出塞	53
芙蓉楼送辛渐	56

王 维

相思	59
----------	----

